

醜

從我房間走出去，進到爸的房間，繞過爸一人睡的雙人床，書桌前的爸頭也不回的對我說：

「走吧！跟我去蘇教練那邊弄臘肉。」

「你不是要跟咪媽去？」

「她在生氣。」

「又吵架了喔。」

「我們哪有吵架，我那麼愛她是我讓她。」

「對對對。」每次都是這樣，兩個人就像擠在一起的地殼板塊，造山運動的時候比連體嬰黏的更緊，而某些生活上的小摩擦，就像身處板塊聚合帶的火山，隨時會爆發，接著板塊張裂之後，馬利亞海溝就立刻現身海底，開始冷戰。

等到兩人一旦合好，又會瞬間擠出喜馬拉雅山，而我們這些當人孩子的，只能在維蘇威火山噴發熔岩之前，迅速尋找藏身之處，以求劫後餘生。

「要弄多久？」

爸用他的電腦玩著老掉牙的接龍遊戲問我。

「現在幾點？」

「八點半。你可以等媽媽回來再一起去啊！」

「我還想要把車開下來吶！」

這麼麻煩，我還想早點洗澡睡覺啊！

我的內心一邊抗拒，又一邊猶豫不決，弟、妹都不在，媽又賭氣出門，若不陪他去，好像是我的罪過。

「好啦！我跟你去。」

「不用那麼委屈。我這局贏，你就跟我去。」

那不是去定了？爸玩這個十次有九次會贏。

我在床邊坐下，觀察爸的房間，等待的時間總是走的特別慢。

我們搬來這裡也有好幾年了，五樓的房子一直會漏水，天花板上的壁癌，簡直像爬滿的麵包蟲一樣噁心。

媽每次看到都會把四樓的祖宗十八代重新罵一遍，當初我們搬來前替我們裝潢施工的就是四樓的親戚。

但爸幾乎不為所動，他說他不想降低他的格調跟他們計較這些小事。

爸跟媽分房睡之後，我就被趕出房間，因為媽決定要跟妹同房，既然大欺小是家庭法則，那我只好壓榨更小的。

於是弟從他房間被我驅逐出境，含淚抱著他的熊娃娃暫棲客廳一角。

我們家，就是虛擬實境的世界，隨處看得到弱肉強食，隱隱之中又泛著一層溫馨。

譬如我幫弟把他的床搬到客廳。

「好像要輸了，可能不會贏。」

「喔。」

我沒什麼反應，這是爸慣用的招數，勾上的餌香甜誘人彷彿唾手可得，等昆蟲上當靠近，捕蠅草就會向內夾緊，連掙扎都來不及，就扁的跟木乃伊一樣乾，葬身草口成爲養分。

「唉呀！卡死在這邊。」

「唉呀！贏了。」

看吧！就是這樣。

「好了，走吧！」

我不囉唆站起身跟著爸，如果有抗辯的行爲，罪加一等。

我就只能接受爸愛的教誨，更晚才能上床安眠。

「這張紙你拿著。」

在樓下大門前，爸拿了信箱裡的廣告紙遞給我。

爸的目光跟他的眼睛有時會分開，眼睛和肉體留在原地，而目光則肆意奔馳到好遠的地方，或是好久的以後。

果然停在大門外的機車座濕漉漉一片。剛才下過雨。

「這可以墊在機車上。」

「擺直的還是橫的？」

「直的好。好了，上來。」

爸鋪好了廣告單，發動機車就叫我上車。

我抬頭往上看，天空在夜雲的渲染下，像是沾了水暈開失敗的水墨畫。

樓下大門的感應燈，因爲我跟爸亮了起來，月亮的銀光灑在沒有路燈的街道，機車彎出小巷在泰山的主要馬路上狂飆，只有這條路上的商家此時會營業，擺脫月光的清冷，路在霓虹燈招牌與兩旁行人的熱鬧之下，反而更空盪。

「唉呀！」

「他們也真奇怪，你沒戴安全帽，他們也沒把我們攔下來。」

警察也只會在這裡取締違規車輛，其他街道這時的住戶是不會再出門了。

我沒回話，爸繼續騎，然後拐進往山裡的小路。

坐在機車後座，除了風和衣服摩擦的聲音，跟爸的自言自語，什麼都聽不到。

雖然是在山裡，遠處也有多戶人家的燈火在窗戶外閃耀，可是四周跟柏油路一樣黑的時候，好像就應該不留痕跡安靜的通行過去。

陡得像雲霄飛車的下坡路，假如不抓緊一點，屁股真的會騰空，接著是斜到油門不催上不去的坡路。

蘇教練這麼有錢的人，爲什麼要住在這種荒山裡？

下了車，迎接我們的蘇教練的乾兒子，加上一黃一白的兩條土狗，蘇教練和他太太幾天前就出國玩。

聽說嘴邊越多黑毛的狗越聰明越凶，之前跟小阿姨到供奉阿祖骨灰的清涼寺，撿到的小狗，就黑的嚇人，明明是體型不大的幼犬，卻歪一么、到跟我們出去沒人看時才肯自己走，只要一察覺有人在看，或說出類似好可愛的話語，牠就會立刻賴在地上假裝走不動讓妹拖著拉，然後在旁人好殘忍的聲音中，逼的大家

輪流抱牠，而且大家還都被牠咬過。

但蘇教練家的兩隻狗，溫馴到了誰給牠們東西都吃的地步，牠們的嘴毛都不黑。

蘇教練和他太太潘教練是泰山的名人，他們很有錢，因而很有勢，認識很多三教九流的朋友，常常找他們去吃飯，爸和他們聊得開，大概是因為同是中南部出身的鄉下孩子吧！

但是承襲鄉下不拘小節的豪氣，加上花錢的爽快，會不自覺變成一種睥睨眾人的驕傲，流露在話語之間。

故而他們好雖好，卻讓人有點受不了，他們有時總愛拿爸必須負擔四個人學費的經濟壓力開玩笑，動不動就會說出「誰叫你要讓老婆去念大學」或是「小孩要唸什麼私立學校，沒有錢找我調」之類的話，像是醃臘肉時必須加入八角、馬告一樣，來為他們的生活加味。

爸在外面院子跟蘇教練的乾兒子說話。

「在泰山，說蘇太太，沒人認識，說潘教練，沒人認識，說番婆，大家都知道。」

「呵呵。」他笑的有點尷尬。

蘇教練的乾兒子，有點像我的國中同學，身材矮矮圓圓，白淨的臉透著紅潤的血絲，戴一付粗黑框眼鏡，那時班上給他取了一個綽號，叫小白豬。

那時候因為小白豬很像小白豬，所以常成為被調侃的對象。

「你都在這裡，家裡不會叫你回去喔。」

「啥？噢，我爸會問什麼時候要回去一趟。」

他的反應也跟小白豬一樣，常常會慢半拍。

「啊你媽呢？」

「她五年前跟我爸吵架，沒住在一起。」

「那你媽跟妳爸就離婚了？」

「也沒結婚。」他說。

「就離婚了？」

「也沒結婚。」他重複一次。

「喔。」

「就家庭很複雜。」他又笑的有點尷尬。

蘇教練對待爸的態度，爸似乎套用在蘇教練的乾兒子身上，他常常像當時取笑小白豬的人一樣，去開他玩笑。

但爸沒再繼續問，跟他進了鐵皮屋頂的木造房子，裡面十分雜亂，像鄉下頹倒卻沒錢整修的三合院，四處都是水漬和隨地擺放的溪石。爸說那是撿來要壓住肉浸到醃的香料水用的。

石頭旁邊有兩個大甕，那就是醃肉的地方。

這些肉是媽負責去買的，一開始的處理工作則是爸親自動手，我在午睡時被廚房的嘈雜聲吵醒後，爸正手忙腳亂一邊乾炒八角、馬告等必備香料，一邊將好

幾十斤的肉堆放在稍小的流理台上，引起了媽的不滿，說爸老是把廚房弄的髒兮兮又不肯幫忙收。

爸把部分肉塊切除不需要的油脂後放入另一個鍋中，由於肉太多爸只好將裝不進鍋裡的肉擱置一旁，並用切下來的大片豬皮墊在砧板上以節省空間，沒頭沒腦的對才進廚房的我說：

「你看！這就是人類的殘忍，殺了豬之後，還把牠們的肉拿來當肉砧。」爸憐憫的說。

說歸說，爸的動作卻是一絲遲疑都沒有的俐落。

「來幫我弄。」爸對著還站在門口的我說。

「好。」

「先洗手。」

「喔。」

臘肉的醃製過程必須十分小心，而且一直重複醃、曬兩種枯燥的動作，每年還只有冬至到過年前這段時間可以醃製，可是即使相當麻煩，嗜吃臘肉的饕客還是對於能品嚐臘肉的美味樂在其中，甚至欣賞著五花肉長時間被溪石擠壓、變形，讓湯汁慢慢侵入入味而蛻變成臘肉的過程。

我在門邊的洗手台洗完手，繞過電視機前的餐桌，走到爸那裡。

「要弄乾，臘肉不能碰到水。」

蘇教練的小白豬抽了衛生紙遞給我。

「這給你擦。」

「謝謝。」

我擦完手，爸已經蹲下來，搬開甕上的石頭，開始翻臘肉。

這是臘肉開始醃製的第四天，準備好臘肉的醃製手續後，前三天要時時注意臘肉的狀況，開始醃製的肉，會慢慢的滲出水份，這些帶著肉味的湯汁，只要淹至觸碰到溪石就算是正常，還得覆蓋乾淨的報紙以避免灰塵的干擾，並且牢記不可以沾到水。

我也蹲下來，問：「我要做什麼？」

蹲著視線就會變低，看到椅子底下的好命狗正在睡覺。

「你要做什麼……」

「要我幫忙嗎？」

蘇教練家裡，除了他乾兒子，還有他乾兒子的朋友。他們盯著電視螢幕看柯南的劇場版，我們的來訪，對他們來說不痛不癢，依舊不動如山，只有他乾兒子站在爸旁邊，一邊問爸，一邊猶豫，分心在電視上。

「要我會叫你，對啦，不會跟你客氣。」

「喔，呵呵。」

他一邊笑，一邊退回他剛剛坐的椅子上。

他一直笑的有點尷尬，不知道為什麼。

第四天，就到了翻攪臘肉，讓臘肉的位置重新移動的時候了，這可以確保臘

肉平均入味，不會鹹淡不均。

「我想把這豬頭皮擺到上面。」爸對我說。

「我可以拿著啊！」我捲起袖子。

「妳可以嗎？這很重。」

「可以這樣拿。」我把手肘撐在膝蓋上，再攤開雙手手心向上。

「好，那妳別動，盡量把水滴到鍋子裡。」爸把在甕底部的豬頭皮，挖出來放在我手上。

「嗯。」

「妳看要不要換個姿勢。」爸怕我拿不動。

「好。」我回答他可是沒有改變姿勢。

豬頭皮在我的手上慢慢的疊高。

「嗯……小心啊！拿好。」爸說著，繼續翻動豬肉。

「噢。」

「水滴到外面也沒關係。」

「嗯。」

爸以前國中時，曾經走過「歹路」，所以他常說他比別人多繞二十年，才去讀碩士。

翻攪之後，臘肉再擱置三天。

通常這樣的人，在變壞之前，都會有一段時間因為沒人重視而非常寂寞，寂寞到受不了必須有個宣洩的出口時，就會「走歹路」。

爸應該也是有那個寂寞的時期，證據就是他常常會自言自語，因時因地有感而發，不論別人有沒有在聽，或是能不能回應他說出口的話。

就像現在。

「豬肉，豬皮，真是一窩……」爸沒再接下去說。

爸攪拌正在醃製的臘肉，一邊說這是台南的姨公教的，說姨公是湖南人，他醃的臘肉是純正的湖南風味，說現在這些臘肉是他們四個人（蘇教練、潘教練，加上爸和郭先生）合股買來醃的。

爸從一個補校畢業的中輟生到現在簡任級的公務人員，中間有多少努力我不太清楚，但我總是在難得清醒的夜半，自半敞的房門瞥見對房仍未熄滅的燈光。

蘇教練和潘教練是國中射箭隊的教練，爸是因為弟加入射箭隊才認識他們，他們都在爸接近下班的時間打電話給爸，要爸過去吃飯聊天，次數頻繁到媽只要聽到爸去找蘇教練，就說他又回他「老公」家。

醃製臘肉成功與否的重要關鍵，就是必須藉由攪拌改變它們原來的的位置，將底層的肉移至上方晾一晾，讓上面的肉到下方淹一淹，在上上下下的翻攪過程裡，大家就以爲自己已經煥然一新，但卻只是一起散出了聞起來同樣腐敗的氣味而已。

处理好之後，爸和我準備要走了，蘇教練的乾兒子送我們到外面。

「我先走，明天有事，要去彰化一趟，不能來餵狗。」爸對著蘇教練的乾兒

子說。

蘇教練臨行前，有拜託爸要拿新鮮的飯食或肉去餵他們家的狗，爸答應了，可是他來餵之前會對我們說一次，他乾兒子就住在那兒，爲什麼不叫他乾兒子餵，要叫他餵。

爸說是這麼說，他還是會去餵狗，他認爲餵狗這件事，突顯了他和蘇教練家與別人不同的親密度，因爲蘇教練有很多朋友，卻單單只請爸幫他餵狗。

爸常在講，錢不是很重要，把自己的人生顧好就好，蘇教練他們有錢的很，一輩子的糟糕程度也跟他們有錢程度成正比，就像他老婆是個番婆一樣。

可是，蘇教練的太太就算大家都叫她番婆，也還是會照著她的無理取鬧的意思去做，因爲他們有錢。

而爸卻如同正在醃製出水的臘肉，時不時得對人擠出笑臉以對，即使爸是簡任級的公務員，也就僅僅只是公務員。

「好。」

「後天我再來。」爸又說。

「我沒餵，你乾媽會罵，她是出名的番婆。」

「呵呵。」

他好像很習慣別人說他乾媽是番婆，好像也不以爲意，只是不知道要接什麼的乾笑。

我坐上機車後座，爸一發動車子，我們就駛離了蘇教練山上的家，順著山坡的陡度，讓機車一路滑下去。

「那裡面的人是誰？」我問。

「他朋友，都怪怪的。」

「呵。」

爸常說他跟別人在一起，並不一定表示他們交情好，而是他們有某些價值，但價值並不一定是利益上的，有時是情緒上的，有時是利益跟情緒上的結合。蘇教練就是屬於第三者，爸跟他們套好關係是考慮弟在射箭隊，不過跟他們吃飯喝酒，爸似乎能從其中獲得某些解放。

譬如他從不在我們面前說髒話，雖然我們都知道鹿港出身的他很愛說。

而蘇教練提供他一個男人的場合，酒一下肚，就沒什麼好顧忌的場合。

「想去開車。」

「開啊。」

我們家住在老舊公寓的五樓，根本沒有停車位，所以爸一樣把他的車停在他工作的地方。

而那輛破車則是爸的老師兼同事買了新車，所以不要讓給爸的，車齡超過十年，車面湛藍色的亮漆，也隨著時間流逝逐漸暗淡失去光澤。但爸仍是很寶貝我們家的第一部車，每逢假日就一定要開著它帶我們出去四處兜風。因此每次要出去前，都得先去爸工作的地方把車開下山。

「我去上面開車下來。」

「好好。」

爸一拐彎，機車又進了山路。

說山路其實也不算，雖然在山裡，可是黑黝黝柏油路已經寬闊的向上延伸，像是比較陡的產業道路。

和正門警衛打聲招呼，爸就往上騎，右邊是新落成的學院建築，左邊則是以槭樹圍起的草地。

爸工作的地方，就在明志技術學院更上方的職業訓練中心，這裡所有的地，除了山頂上那一小塊之外，其他都是王永慶的，路邊還看得到王永慶留字訓勉學生的石壁，石壁前加裝燈光打在石壁上，以免因夜深而忘記土地所有人的教誨。

爸加速更往上，終於到了他工作的地方。

明志技術學院是私人土地，在山下大門有設立警衛室，而這裡隸屬於公家機關，所以還有另一個警衛室。以前採輪班制，爸也在這裡值過班，我們都對警衛室臥房裡有汽車內做味道的棉被有印象，因為在山上關係，紫藍色光芒的捕蚊燈，一晚的啪啦聲可以超過二十下。

現在僱了兩名一臉橫肉，膚色和膚質如同濾過的咖啡渣坑坑疤疤的保全警衛輪流負責內部安全。

我對他們印象不是很好。

這裡算是山頂，到了三四月，後邊山的蝴蝶蟲卵一孵化，半片山的樹枝間、半空中、地面上，甚至是車頂，處處可見色彩斑駁的毛毛蟲，連被踩死迸開的蟲汁也染著春花般的艷色。

那些有時穿梭其間的保育類動物，被發現的時候，幾乎都已慘死輪下，扁成蛇乾的龜殼花，去尾斷成三節的百步蛇等等，有時也看得到活生生的鎖鏈蛇，和樹影中較難發現的青蛇，當然枝頭上跳躍的松鼠是住附近的小孩願意把這裡當成健行地的誘因之一。電視曾報導，這裡有穿山甲出沒（爸跟媽就曾在這裡散步，而撿到在馬路正中央遊蕩的穿山甲），接受訪問的就是警衛，他們讓攝影機拍被抓到爬來爬去的穿山甲，一面義正嚴詞的說，要將此等保育類生物送交動物園，以期此地的野生動物能得到最好的照顧，一面在鏡頭前，炫耀似的以半虐待的方法強迫未受驚嚇的穿山甲捲成球狀。

讓我想到了已死去並被切割的豬，對牠最好的照顧，或許就是醃成臘肉，讓牠得以苟延殘喘的留在不完整的空間。

只要分裝進袋子裡，置入冷凍庫，就可以無限期食用。

爸也是跟他打聲招呼，就直接往停車地騎去。

車子一停，爸對我說：

「妳先下來。」

「噢。」

爸把機車停放在一旁，接著就去發動他的愛車，因為車子已經很老舊了，所以需要時間讓引擎熱一下。

等待的時候，爸把車門全打開透氣，一邊問我。

「妳說我會不會去自殺。」

他老是喜歡無厘頭的問出一些跟目前狀況毫無關聯的話題，全家都習慣，他問出很嚴肅的問題時，就表示他並不是希望你跟他對話，而是要你聽他說，他會自己回答自己提出的問題，然後用所有他看過的哲學書來重新詮釋一遍，最後他就會以「二十一世紀最後一個最偉大的哲學家就是我」來當作他的結論。

所以我心不在焉的回答他。「活到八十歲就會。」

照我的預計，我只希望活到七十歲，以發達的科技，趁臉皮將皺未皺，用所有的棺材本砸下去打肉毒桿菌，接著在皮膚光澤最佳的時候，迅速安樂死。

但我的回答，引起爸誇張的反應。

「我會去自殺？我從一個低賤的工人，努力到今天上流社會的地位，命運沒讓我作一輩子的工人，讓我到這個地步，我怎麼會去自殺。」

他頓了一下。

「生命都享受不夠，怎麼會自殺。」

也對。我沒問爸，他享受的生命有沒有包含醃臘肉的時候。

引擎發好，我們坐上車，繫上安全帶，爸開車下山，他繼續說：

「生命，就只有兩個東西，一個意志，一個情，父子情，夫妻情，兄弟情……」
車一彎轉過斜坡。

「會去自殺，你說自殺難過一陣子就好了，那是不可能的事，會有一個遺憾，像阿公出事，我想起他就會難過，不是多懷念他，而是看到別人的父母家庭和樂，啊我們咧？」

爸說出的話不是感傷，而是經驗。他常常說他以前做什麼事，都沒有人在他的前方告訴他應該怎麼做，才會讓他錯過二十年，因此他決定，他要告訴他的小孩，前方會有什麼，讓我們可以不用什麼都不知道的情況下去摸索，所以現在我們很幸福，但是也身在福中不知福，因為我們根本不願意聽他用生命的時間換來的經驗。

「如果阿媽死了，我會難過到死的時候，因為她是我媽。所以自殺有時候是不值得同情，因為他只想到自己，沒想到別人。」

話鋒一轉，他說起他以前在老家鹿港的事。

「妳知道在鄉下，五歲，十歲，十八歲死的人，父母要拿棍子打棺木，說：『夭壽仔，夭壽仔。』夭壽，就是短命鬼，他們讓父母存在這世界上，就走了。你知道嗎？」

「嗯，我知道。」

「打棺木是象徵，意義是他們不孝，這樣就走了。」

可是夭壽仔的父母，除了打棺木懲罰這些夭壽仔之外，還能做什麼？

父母再無奈，夭壽仔還是走了，在這個弱肉強食的世界，強的是仍活著的父母，還是能拋下這世界不再過問的夭壽仔？

「所以自殺的人，是連情都沒有。」

他下了一個結論，他一生不論說什麼都會提到「情」的重要，說那是人生在

世，人與人的牽絆，如果沒有情，那就連豬狗都不如，身爲人才知道情的可貴。

他一邊開車，一邊停止了剛剛自殺的話題，開始唱歌。

「唉喲！唉喲～我愛我的妹妹呀喂，妹妹我愛妳～」

在爸的歌聲下，我們把車開回家裡樓下，爸把我放下車，跟我說話。

「我那個研討會不去不行。」

他指的是明天要去的中部開的會議，因此爸今天才會晚上去開車下來。

當爸正要開啓另一個話題時，爸的手機響了。

「喂！你回來啦！」爸問。

聽起來應該是媽，我好像聽到一句死老頭子。

「沒有啦！帶你女兒去弄臘肉。你剛剛不在啊！我想說蘇教練在等。」

媽不知在電話那頭說了什麼，讓爸連連辯解。

「他出國，他乾兒子沒出國。好啦！臘肉已經準備要曬了，對啦，再三天，你要跟我一起去啊。」

又一句去你個頭。我百分之百確定是媽。

「啊你剛剛去哪裡？又去秀美家？我不是已經跟你道歉了，不是故意要用你買的八角。」

「嗯！我知道，在樓下，我先叫她上去。」爸比了手勢，要我先上樓去，於是我按了對講機，要媽開門。

爸仍在講手機。

「對啦！要曬到中間的油汁滴出來就可以了。你不用每天去，我會去看啦！」

樓下的門鎖鬆開，我推門走進，還聽得到爸的聲音從身後傳來。

「沒有啦！那個曬好要先分成四人份。不是，要清蒸配青蒜苗吃，煎跟炒的方法不對吃起來沒有美感。肉翻的怎樣？叫她上去跟你說啦，我先去放車……」

關上朱紅色的鐵門，我慢慢的爬上樓梯，雖然已洗過了手，方才碰到臘肉的兩手間仍舊傳來陣陣的肉香味，久久不散。